

来吃饭的人不这样对待他们的财富,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因为他们的技术不会丢失,即使丢失了,他们工友的技术还会替代,而且永远都要有人从事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所以有这么一句格言道出了事情的真谛:手艺便是金玉。不过相对于所有艺术家和专家来说,情况则大不一样,这就是他们为何报酬优厚的原因,他们应当以他们的收益作为资本,但是他们却不顾后果地把这些收益只是看作利润,结局只能是倾家荡产。另一方面,那些继承了钱财的人至少知道该如何区分出资本和利息,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努力保住他们的资本,并使之不受损失。如果他们有能力,他们至少要把利息的八分之一存起来以备未来的紧急情况,所以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但这里有关资本和利息的看法并不适用于商业生活,对商人来说,钱仅仅只是为获取更多利益的媒介,就像工人手中的工具。所以,即使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本完全达到了他们为之努力的目的,他们还会用它来保存这笔财产并使资本增值。因此,在商人阶层里,他们在任何地方的财产都不如家里的财产多。

通常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知道需要什么和缺乏什么的人,比起那些通过道听途说了解贫困的人,更不会去为需求而担忧,因而就更容易奢侈浪费。一般地说,在优越环境里成长的人,事实上比起那些靠了走运而突然摆脱困境的暴发户,对将来要慎重认真得多,在生活上要节俭得多。由于贫穷还离我们很远,所以这样看来,贫穷倒仿佛并不是一件真正令人痛苦的事情了。但是,真正的原因是,生而富有的人把财富看作是没有便无法生存的东西,就像他没有空气不能生存一样;所以他要以他的全部生命来保卫它。所以,他喜欢有条不紊地正常生活,喜欢深思远虑勤俭节约的生活。但是,生而贫困的人则会把贫穷看得十分自然,如若侥幸发了横财,

他会认为它过份多余,因而要用它来消遣,把它奢侈浪费掉,即使最后两手空空,他仍然不过和从前一样,而且忧虑更少,正如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中所说的:

……这一格言必被证实,

骑马的乞丐会让他们的坐骑亡于奔命。^①

但据说,这种人对已使他们摆脱贫困满足需要的命运和某种特殊的手段怀有极其坚定执着的希望——一种全身心所相信的愿望;所以,他们和天生富有的人一样,不会把少许贫困看得深不可测。他们认为,即使他们已经完全失败,但还会重新振兴,并以这一思想来安慰自己。人类的这一特点解释了这一事实,即,贫家女在婚前比那些给丈夫带来丰富嫁妆的女子贪心更大,而且更为奢侈铺张,因为一般而论,大家闺秀不仅比贫家女带来了更多的财产,而且也带来了更多的热望和遗传的天性,以保护其财产。如若有人怀疑这一真理,认为情况正好相反,那么,他会在阿里奥斯托的第一篇讽刺诗里找到维护其观点的证据;但另一方面,约翰逊博士的观点则和我完全一致。他说,“有财产的妇女,善于管理钱财,她会极其明智审慎地使用这笔财产;而从婚礼一开始就牢牢地控制了钱财的女人,则花钱如流水,穷奢极欲,把钱财花光。”总之,我奉劝娶穷小姐为妻的先生们,不要将资产而只能将利息留给她们,而且千万不要让她们去掌管孩子们的财产。

无论如何,我认为,我在劝告人们要小心保护自己所赢得的利益或所继承的财产时,我并不是在漫谈某些不值一提的话题;因为一步入生活,就需要有足够的资产,使我们能够独立生活,即,不必

① 《亨利六世》第三幕,第一场。——原注